

◇七彩人生

## 在藏北的日子

[如皋]夏江川

60岁以后,时间如流沙漫漶了许多过往的轮廓,唯有某些岁月,愈是遥远,愈显清晰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我和弟妹跟着父母,从苏中老家远赴藏北那曲地区色尼镇。这是一座海拔4500米的草原小镇,举目四望,连一棵树影也难寻觅,唯有无垠苍黄的草原与远处连绵的雪山遥遥相望。错落的土坯房挨挤在高原炽热的阳光下,铁皮屋顶反射出耀眼的银光,恍若大地倔强的鳞甲;色尼河清冽的流水载着长风穿城而过。初抵高原,我的不适接踵而至:头痛如裂,辗转难眠,干燥的空气甚至磨破鼻腔的毛细血管,动辄渗出血丝。未等我们熬过初来的艰难,年仅八岁的小妹,便因旧疾复发离世。那道伤痛如冰镐凿刻,成了父母心头一生难愈的裂痕。

那时的父亲,常随车下乡奔波,他驾着嘎斯车,像头倔强的牦牛,顶风冒雪、风餐露宿,在荒原颠簸前行,车轮碾过冻土的声音,是他留给羌塘草原最深的生命印记。母亲则守在简陋的汽车修理车间,成了那里一尊沉默的雕塑——冬日里,双手在刺骨的汽油中清洗零件,冻得皴裂流血;夏日里,在狭窄的地

沟下,她钻进钻出,衣衫被油污与汗水反复浸透。她的右手拇指,更是在一次抢修货车时永远变了形。

藏北给予我的启蒙,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诗,而是父亲引擎的粗重喘息,是母亲被砸扁的指尖上,凝结的岁月风霜。

然而,即便在稀薄的空气里,生命自会寻得浓烈的活法。夏季,父母在房前开出巴掌大的一方菜地,种下土豆、萝卜、白菜与小青菜,让贫瘠高原的餐桌上,终于有了难得的鲜活绿意。冬季,我们去冰河凿洞垂钓,哪怕只钓得几条小鱼,便是一家人的盛宴。夜晚,昏暗的灯光下,母亲捻着羊毛线穿梭,熊猫牌收音机的电波,成了我们通往外界的唯一隧道。《三国演义》的鼓角争鸣,《绒花》的婉转柔肠,都伴着羊毛线的缠绕,悄悄织进了我们的年轮里。

高原的严寒里,人与人之间的温度,总被淬炼得格外纯粹滚烫。我在唐古拉山下的安多县工作期间,彼时漫漫长冬蔬菜稀缺,有一年同事老许休假回四川,竟硬生生用脊背,将一副沉重的石磨驮上了高原。从此,雪夜里那吱呀转动的磨盘声,成了寒夜里最动人的韵律。当滚烫的豆花拌着红

油裹住米饭,暖意从舌尖直抵心底,我忽然懂得,所谓“家”的味道,那是我和老许一家人的情谊。

而藏北给予我的,更有生死相托的厚重。多年后,我因气胸猝然倒下,从那曲到拉萨抢救,又辗转到内地医治。下乡返回单位的藏族同事,特意赶到我弟弟家中,将一大包虫草和贝母塞到他手里:“这是东三县最好的补肺药材,寄给你哥补身体……”那来自高原生命禁区的馈赠,每一根虫草都饱满紧实、每一粒贝母都莹润纯粹,裹着同事滚烫的赤诚。它让我感受到:藏北的天地纵然冷酷苍茫,底下却跳动着最温热的人心。

如今再回望藏北,早已换了新颜。昔日的铁皮土坯屋,被错落的新城楼宇替代;青藏铁路穿雪原而过,天堑终成通途;那曲到拉萨的高速公路,让草原与圣城的往来,缩至三个多小时;逛拉萨的商场,品一杯网红奶茶,藏北人的生活里,多了太多从前不敢想的选择。

原来,故乡不仅是出生之地,更是那片塑造你生命、浸润你情感的地方。藏北,便是给予我温暖、寄我期许的所在,是我往后余生,一想起便满心滚烫的第二故乡。

◇生活空间

## 蜂箱运到了山中

[浙江]赵辉

安置在大树下的蜂箱,如一座微型的航空枢纽。打开巢门,蜜蜂们恰似抵达站点的旅客蜂拥而出。面对陌生的环境,初出巢的蜜蜂略显迷茫,它们薄薄的羽翼在蜂箱上空轻盈扇着,努力校准前行的方向。片刻,这支闪烁着金光的队伍便锁定了目标,化作无数道金线,消失在崇山峻岭。

去年雨水过后,我与海华相约,在这座海拔七百米的山上徒步,有幸目睹一片盛开的格药铃花。肉粉与绢白的花,小如黄豆。五片花瓣交叠,一朵挨着一朵,宛如长笛上的按键,排列得井然有序。花心含蓄朝下,似一只只倒置的盅盏。两三朵花挤在叶腋,如好友正热烈地碰杯,庆贺春回大地。凑近细看,发现有清透的液体占据花筒的四分之一,阳光下,散发着清亮的光泽。我以为是露,品尝后才惊觉,这液体是蜜。这并非我第一次吃花蜜,但是却是头一遭见证铃花流蜜,如井水般汨汨,留存于花瓣间。

“这是早春少有的蜜源。”养蜂人海华眼中闪着光,流露出对这份甜蜜馈赠的看重。

今年开春后,气温稳定在十摄氏度以上,我随海华将新培育的抗寒能力较强的中蜂运到了去年徒步的山中。

当我们抵达铃树密布的山峦,密匝匝的铃花晃眼,花香呛人。勤劳的蜜蜂早已在花丛中忙碌起来。“别看蜜蜂的肚子鼓鼓的,其实

蜜囊占据了十分之九。就像怀孕的女人一样。”海华介绍称,一只蜜蜂每次装满蜜囊,大约要采集一千朵花。随后,它们将蜜运回蜂箱,两只后脚还带回两块黄澄澄的花粉。一天之中,它们采蜜运蜜,来回奔波十五趟左右。到了晚上,还要快速扇动翅膀,为花蜜脱水。将花蜜酿成蜂蜜,要花上四五天时间。

海华还以十箱蜂入股草莓种植园。蜜蜂传粉结出的大棚草莓,一个个都是倒三角的水滴形,模样匀称又漂亮。而人工传粉长出的草莓,却长得像鸡冠一般奇形怪状,顾客往往会误以为打了膨大剂,卖不上价钱。有了蜜蜂给大棚草莓传粉,不但能获得蜂蜜,他还能分一成收益。

把蜂箱运到山中,是为生态的良性循环出一份力。

掰着手指,海华轻数早春山中的蜜源:“除了铃花,还有连蕊茶、蓬蘽、豆梨、浙闽樱、腺蜡瓣、金缕梅……”一串芬芳的名字如甜蜜涓流,潺潺淌出。我恍惚听见《野蜂飞舞》中那充满力量的音流,一股股在林间蔓延……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ing@163.com

# 关爱老年人

用我们的爱  
为他们的生活添彩